



# 建设农村命运共同体

□陈崎嵘

在开始采访航民村之前，笔者特意登上航民村边上最高处——航坞山作了一次远眺。

正是江南三月，草长莺飞，春光明媚，景色宜人。极目望去，远处的钱塘江犹如一条银色的带子，裹挟着一江春水，蜿蜒而来，从航坞山北面飘逸闪过，流入汹涌澎湃的杭州湾。目光收敛至近处，只见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湖泊，一条条或细或宽的河流，在春阳的映照下，水气氤氲、波光回旋，显示出江南水乡特有的婉约韵致。地处东北角的航民村，像然一个漂亮精致的盆景：一条小河穿村而过，小河两岸，是航民村民的生活区。或是一排排黛瓦白墙的传统民居，或是一个个红瓦翘檐的别墅群落。田园广场内，油菜花正在怒放，阳光下如金箔般闪烁。山前广场耸立的石牌坊，在密集的厂房区中凸显出骄人的身份标识。依稀可辨的文化中心、幼儿园、星级宾馆，似乎在提醒人们注意与周边农村的区别。热电厂高耸入云的烟囱，环村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队，一派热气蒸腾、蓬蓬勃勃的景象。从山上俯瞰，整个航民村地形呈现出一个大T字型，南窄北宽，活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大鹏。只要您屏息静气，似乎可听见它抖动翅膀的声音。

笔者脚下的航坞山，海拔299米。在高山峻岭地区，这样的海拔高度根本不值一提，但在四周皆为平地的萧山东部平原，这航坞山却是一峰独秀，显得突兀而奇特。

春天，站在这个位置，很容易思接千载、精骛八极。

隐去眼前的实景，思路穿越至春秋时期。相传那位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举着闻名于世的宝剑，率领三千越甲灭吴，最终实现复仇兴国的越王勾践，曾在此步行选都。因而，航坞山亦名王步山。历史烽烟已经远去，但越王勾践的故事仍在民间流传，卧薪尝胆的精神激励着后世百代。

再稍稍举起目光，朝西北遥望。与航坞山隔江相望的是观潮胜地海盐。上世纪80年代，海盐出了一位名动天下的改革家步鑫生。他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用一把剪刀剪开了城镇企业改革的帷幕，打破了沿袭几十年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成为企业改革的弄潮儿。一时，“步鑫生旋风”越江渡河，也刮到了航坞山，吹皱了一池春水。

稍远处的西子湖畔，出现了一位自名为“风清扬”、而被别人称为外星人的小个子男人。他曾数次高考落榜，但却在上世纪末瞄准互联网商业，另辟蹊径，异军突起，一步登天，把阿里巴巴的触角伸展到天涯海角，编织起全世界最大的营销网络，创造了世界互联网上的中国神话。锋芒所向，影响所至，似乎没有哪家企业可以不被波及。

目光转向近在咫尺的萧山宁围镇，在一块不算很大的沙地上，竟然崛起两家具有世界影响的企业：万向和传化。打铁匠出身的鲁冠球，被誉为江南乡镇企业教父。他把铁匠铺变成了万向节，以铁对铁，狭路相逢勇者胜，硬是撬开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铁门。后来又把跨国并购、金融投资等玩得风生水起，创造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倒翁”的传奇。而以化工起家的传化公司，在父子轮换挂帅的征战中，迅速扩张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产业涉及化工、物流、农业和投资。最后，竟然与政府一起，兴建科技城核心区，成为新型城市设计者。

这是一幅钟灵毓秀、风情独特的山水画卷。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精彩纷呈的美好时代。

这是一片创造财富、创造神话的诗意图。

这是一部改革发展、创业创新的历史图谱。

那么，航民村是什么？笔者曾无数次追问过别人，也反问过自己。此刻，笔者站在航坞山上，再一次陷入沉思。

毫无疑问，航民村是富裕的，它是浙江首富村。在外人看来，它富得流油。

航民村是个小村，全村占地面积一平方公里，仅为中国国土总面积的九百六十分之一。全村322户，1165人，但外来务工者却10倍于村民，多达11500余人。2016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124亿元，人均创造产值107万元；上缴国家税收5亿元，占全国当年税收总收入13.04万亿元的十万分之三，点八三；农民人均收入48000元，为全国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近4倍；职工人均收入55800元，超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53613元的水平（这可是被社会称作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哦）。

航民村企业每年印染各类布料10亿米。10亿米是个什么数量概念呢？假如，拿这些布把地球赤道缠绕起来，可以绕地球赤道25圈；假如把这10亿米布做成地球到月球的彩色飘带，可以潇洒洒洒一个来回还有剩余。

航民村企业2016年加工黄金饰品77吨，占全国黄金消费量的10%，位列全国第三。

数字也许是枯燥的，但数字背后蕴藏的却是一个个内涵丰富、情节曲折的故事。

笔者深知，讲述航民村，不仅仅是讲述一个大同小异的致富故事。航民村和他的带头人朱重庆以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和高远视野，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代表中国农村农业发展方向、符合农民生活和心理需求、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的基本特征是：始终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把乡镇企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手段和途径；始终将乡镇企业与土地和农民捆绑融合在一起，建设农村命运共同体。这条发展之路的灵魂和精髓是：创新创业、共享共富、和谐和美。

领悟至此，笔者站在航坞山上，再一次瞭望天空，觉得自己豁然开朗，似乎站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找到了一个观察和描写航民村的最佳视角。

那么，就请您跟随着笔者采访的足迹，走进航民村，去认识朱重庆和他的村民们吧！

# 一个村庄的创业史和心灵史

□肖瑞峰

作家陈崎嵘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为农村题材添一力作。

我不知该如何精准地表述自己对《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的读后感，因为它给我极其强烈的震撼。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让我手不释卷，并产生持久的感动，突破了我既往的阅读经验。

感动我的首先是作者笔下那批时代弄潮儿的创业创新精神。航民村原本只是杭州市萧山区的一个普通村落。当近在咫尺的“万向”与“传化”这两家闻名遐迩的民企扬帆起航时，在村干部朱重庆的带领下，航民人也踏上了创业创新的征程。他们白手起家，敢为人先。为了筹建漂染厂，他们两手空空地勇赴上海滩“淘宝”，住浴室，买废品，历尽艰辛，掘得第一桶金。如今，航民印染业已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为了解决掣肘其发展的供电不足问题，他们闯过重重关隘，在热电行业捷足先登，连续创办了3家热电企业，成为浙江电力系统第一个“吃螃蟹”的村庄。

为了增强经济实力，他们进军黄金饰品业，开发出与时尚接轨的黄金系列饰品，跻身“中国驰名商标”，提供了“赤手空拳闯市场”“无中生有出名牌”的又一成功范例。

为了插上腾飞的翅膀，他们毅然涉足波谲云诡的金融市场，体验站立在金融潮头的风险和特有的快感，终于在上海证交所的大厅里如期敲响了“航民股份”上市的喜庆锣鼓。

为了实现转型升级的时代要求，他们以壮士断腕的勇气与决心，一方面“腾笼换鸟”，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致力培育“雄鹰猛禽”，将它们放飞到西半球，高翔在美国的上空。

作者追根溯源，从航民村的发展轨迹中探究其无

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奥秘：“强烈的发展意识”“敏锐的机遇意识”“农民式诚信意识”“主要决策者的魄力”以及“模仿创新能力”，这些要素相互激发、相互支撑、相互融合，推动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庄在创业创新的阳光大道上不断加速奔跑，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典范之一。

更让我感动的是，航民人始终秉持共享共富理念，坚定不移地携手行进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共享改革带来的丰盈红利。正如作者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的奋斗目标。朱重庆和航民村的领导班子不仅坚持这种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而且在实践中把它落到了实处，形成了充分体现共享共富理念的运行体制与机制。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事实上，作者把书名定为《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表明他所激赏的也正是这一点。

要坚持共同富裕，既不能重吃“大锅饭”，也不能完全分灶而食，关键是如何进行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航民村不搞“转制”搞“改制”，探索出一种可称之为“混合经济”的最佳模式，具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和村民满意度。改革过程中，他们也遇到了诸多难题，如怎样处理企业与村民的关系？怎样在集体经济框架下形成村办企业的竞争力？但最后，航民村以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探索并走出了一条代表中国农村农业发展方向、符合农民生活和心理需求、与众不同的发展之路。这条发展之路的基本特征是：始终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道路，把乡镇企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手段和途径；始终将乡镇企业与土地和农民融合在一起，建设农村命运共同体。这条发展之路的灵魂和精髓是：创新创业、共享共富、和谐和美。

而今，共享共富，不仅是航民村将长久守护的基本经济制度，也成为航民人的共同价值观，成为颇有

特色的航民文化的核心内涵。

航民村的思考、探索，提供了一个“航民样本”，对当下正在进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农村、农业、农民而言，具有现实的、可操作的借鉴作用。还让我感动的是，作者陈崎嵘对航民村发展历程长达数十年的热切关注与不懈追踪。为了艺术地再现航民村人的创举，他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以举重若轻的笔法，饱含热情地对航民村及航民人作全景式的观照与描写，为我们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书中既有纵向的勾勒，又有横向的扫描；既有宏观的考察，又有微观的解析；既有史实的建构，又有艺术的提炼；既有感性的描述，又有理性的阐扬。全书将叙事、抒情、议论熔于一炉，不仅以其所倡导的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生活理想和精神风貌感染读者，而且以其所显示的异彩纷呈、耐人寻味的艺术画面和审美情趣陶冶读者。

《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是陈崎嵘的第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即显现出“庖丁”之力与气度。这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它可以给我们太多的思想和智慧启迪。但它又确实是一部语言优美、结构严谨、气韵生动的文学作品。作者独具匠心地将全书设计为“创业创新”“共享共富”“和谐和美”等3个篇章，有条不紊而又纤毫毕现地展示了航民村人的创业史、价值观及今日的美好生活景象。作者腾挪自如的笔触，不仅纵横于航民村的经济生活领域，而且更多地深入到航民村人的精神生活层面，详加记录，细作剖析。唯其如此，本书既是一部航民村的创业史，也是一部航民人的心灵史。一卷在手，读者可以得到多重收获。据悉，作者目前正在浙江柯桥深入生活，可以预期，不久之后，作者便会向喜爱他的读者以及中国文坛奉献上同样卷舒时代风云、感应时代潮流的报告文学新著。

## 《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节选)

航民大队漂染厂开始筹建。

俗话说，磨榔搓绳起头难。

办一个稍微像样的漂染厂，至少需要几十万元。但航民大队七凑八凑只凑出了6万元。当时银行有规定，你自己有多少钱，可以等额给你贷多少款。航民人聪明地利用了当地银行的这个规定，向本镇信用社贷出6万元。这样就变成了12万元。这12万元，就是航民人用来办厂的全部原始资本。

很显然，如果全部购买新设备，资金远远不够。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农民有农民的思路。朱重庆与戴师傅商量，决定聘请印染师傅，同时土法上马，全部采用废旧设备，以最低投资把印染厂办起来。

哪里是聘请印染师傅、采购废旧设备的最佳地方呢？航民人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了上海。

这是因为，上海是全国最大的经济都市，专业人才济济，各种工业机械设备应有尽有。更因为，有一批航民人早年到上海学徒做工，后来留在上海一些工厂当师傅，成为航民村与上海滩联络的天然桥梁，成为航民人到上海的落脚点。这中间，有朱重庆的父亲、大伯，朱校相的哥哥，还有村民朱金生的亲戚等。

对于上海，朱重庆并不陌生。因为父亲在上海工作的原因，他去过几趟上海，见识过上海滩的灯红酒绿、十里洋场。但出门就要花钱，而这12万元钱是全村人的希望，每一分都要掰开用。为节省差旅费，朱重庆请戴师傅先去上海探路，找找印染行业的师傅，待有意向后，他们再去上海面谈敲定。要不，像没头苍蝇那样乱飞，就会花许多冤枉钱。戴师傅也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便受命出发去了上海。

过了没多久，打前站的戴师傅很快反馈回来消息，说他已联络上了几位印染行业的老师傅，大家都愿意帮航民大队办个印染厂。戴师傅特别提到，他找到了一位即将退休的卢湾染厂供销科长，此人精通尼龙印染业务，路子很广。他也答应给航民村介绍尼龙印染业务。这样，航民大队漂染厂就会前途无量。

戴师傅打回来的长途电话真是鼓舞人心。朱重庆在接听电话时，真恨不得把这位答应帮忙的供销科长从长途电话线中挖出来，立马跟他签订印染合同。他尽力抑制住内心的兴奋，当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才法老徐，并商定立即赶赴上海，去见见那些能帮航民人带来成沓人民币的印染师傅。

当晚，怀揣着航民村办厂希望的4个人：才法老徐、沈宝璋、朱重庆和另一名供销员朱金生，在萧山火车站坐上一辆那时常见的绿皮火车，在茫茫夜色中赶赴上海。直到今天，朱重庆还清楚记得，那趟从萧山开往上海的慢车，哐当哐当地走了七八个钟头，每张车票价格为3元8角。

到达上海后，很快与戴师傅接上

头。戴师傅告诉才法老徐等人，他已经与师傅们约好，明天与航民村人见见面，大家认识认识，最好是能安排吃顿饭，联络联络感情，方便以后合作。戴师傅的说法入情人理，安排也蛮妥当，才法老徐等表示赞同。他们根据戴师傅预定的见面地点，东找西找，终于在上海外白渡桥附近找到了一家长治招待所，安顿下来。长治招待所距离有名的上海提篮桥监狱很近，在招待所内，都能看到提篮桥监狱的高墙。招待所价格很便宜，每入住一晚5毛钱，这个价格是航民人能够接受的。但当他们走进这家招待所时才发现，价格便宜是有原因的：房间都是大通铺，一个稍大点的房间要安排30来个人，一个小房间居然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8个人，年纪大的困上铺，年纪小的困下铺。那时上海天气开始炎热，人进了房间，就像蒸馒头一样，汗水吧嗒吧嗒往地上掉。早上醒来，穿在身上的汗衫背心竟然可以拧出水来。

第二天上午，四个人结伴参观考察了上海卢湾染厂和上海针织九厂。参观其实是走马观花，了解个大概。因为他们此行的主要任务是聘请上海师傅，所以，重头戏是晚上如何请客吃饭，按照戴师傅的说法就是“联络感情”。

请客吃饭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俗话说“办酒容易请客难”，而客人是戴师傅早就邀请了的，人家已满口答应前来就餐，上海高档豪华或普通大众的饭店酒楼不少，但他们四人还是感觉到为难。难题在选择饭店档次和估算费用上。朱重庆心想，这餐饭直接关系到这些上海师傅对航民村的看法，甚至影响到今后能不能合作。他清楚自己手中没有多少钱，不可能摆阔气。但他更知道上海师傅的脾性，比较爱面子，所以也不能太寒酸，便开口说：“请客的地方，还是尽量体面些，点菜时稍微注意些就是。”

大家都赞成朱重庆这个想法，于是，四个人从下午开始便“轧马路”，物色合适饭店。踱来踱去，他们终于相中了“燕云楼”。这家饭店地处人民广场附近，算是上海中心地带，还是一家涉外饭店，选择它面子上足够。

这个饭店价格怎么样？四个人又犯开嘀咕了。还是沈宝璋主意多：“弄张菜单来看看价格不就清楚了嘛。不要，到时候结不了账出不了门哪个弄？”众人一听有理，就让朱金生上二楼找饭店服务员要来一张菜单。一看菜单，众人都傻眼啦。天哪，一只北京烤鸭居然标价12元人民币，没有看错吧？12元人民币相当于航民村一个农民半个月的收入呢。这只菜点不点呢？朱金生一下子没了主意，便看了一眼朱重庆。朱重庆此时在心里快速权衡了一下，对朱金生说：“既然请客，就别让他们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把这只烤鸭点上吧！”说完，他把目光投向才法老徐，似在催促才法老徐下最后决心。才法老徐犹豫了一会，最终点了点头。

这个饭店价格怎么样？四个人又犯开嘀咕了。还是沈宝璋主意多：“弄张菜单来看看价格不就清楚了嘛。不要，到时候结不了账出不了门哪个弄？”众人一听有理，就让朱金生上二楼找饭店服务员要来一张菜单。一看菜单，众人都傻眼啦。天哪，一只北京烤鸭居然标价12元人民币，没有看错吧？12元人民币相当于航民村一个农民半个月的收入呢。这只菜点不点呢？朱金生一下子没了主意，便看了一眼朱重庆。朱重庆此时在心里快速权衡了一下，对朱金生说：“既然请客，就别让他们看不起我们乡下人。把这只烤鸭点上吧！”说完，他把目光投向才法老徐，似在催促才法老徐下最后决心。才法老徐犹豫了一会，最终点了点头。

故事是这样的：第二天早上，才法老徐和朱重庆他们准备打道回府，当他们走出长治招待所大门时，一辆簇新的上海牌出租车嘎的一声停在他们跟前。四个人一时有点愣怔，反应不过来。这时，只见出租车司机摇下玻璃窗，探出

头来问：“要坐车哇？”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与他们同住长治招待所的一位旅客，为保险起见，居然叫了两辆出租车送站。两辆车一先一后来到长治招待所，那位要车的旅客乘坐先到的出租车跑路了，这辆后到的出租车就被放鸽子了。出租车司机似乎心不甘，正巧在招待所门口碰到朱重庆四人，他想来个顺手牵羊，便兜开了生意。

“到火车北站要多少钞票？”才法老徐开口问道。

“便宜些，送你们到北站，收2元钱。”司机见有戏，便一脸诚恳地回应道。

2元钱倒是不贵呀！朱重庆心想自己活到那么大年纪，还没尝过坐小轿车的味道呢。年轻人一时有点心动，便将目光转向才法老徐：“老徐，要不，开开洋荤吧？”

才法老徐见朱重庆这么说，也有点犹豫。但他拎了拎手中的行李包，问道：“四个人坐电车多少钱？”

“2角8分。”沈宝璋脱口而出。

“哦，坐电车可节省1元7角2分呢。还是下次再尝吧！”才法老徐一拍大腿，算是作了决定。

既然才法老徐这样说，大家也就铁定了心坐电车去北站。仔细想想这1元7角2分钱也不容易，能省就省吧！只是当那辆上海牌出租车驶离朱重庆视线前，他还是表情复杂地回望了一眼。

写到这里，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前辈作家柳青《创业史》中描写《梁生宝买稻种》一节的文字：“他头上顶着一条麻袋，背上披着一条麻袋，抱着被窝卷儿，高兴得满脸笑容，走进一家小饭铺里。他要了五分钱的一碗汤面，喝了两碗面汤，吃了他妈给他烙的馍。他打着饱嗝，取出棉袄口袋上的锁针用嘴唇夹住，掏出一个红布小包来，他在饭桌上很仔细地打开红布小包，又打开他妹子秀兰写过大字的一层纸，才取出那些七凑八凑起来的，用手指捅鸡屁股、锥鞋底子挣来的人民币来，拣出最破的一张五分票，付了汤面钱。这五分票再装下去，就要烂在他手里了……”

可以断定，才法老徐和朱重庆他们压根儿就没有看过什么《创业史》，也就不会知道梁生宝是何许人也。因为，笔者在采访时曾随意地问过朱重庆，他说没看过柳青的《创业史》，只看过浩然写的《艳阳天》，觉得蛮好看的。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节俭品格，彼此却是多么相似和相近啊！还有一处巧合是：《创业史》中买稻种的梁生宝当年虚岁27岁，而当年到上海“淘”旧机器的朱重庆，恰好也是虚岁27岁。虚构的文学场景和主人公，与现实生活中的生活事件和创业者交织在一起，令笔者一时竟分不清究竟哪是真实，哪是虚构。只能说无巧不成书，或者说文学本来就是源于生活。

《航民：一个共富的村庄》，陈崎嵘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4月出版）</